

茅草开花了,漫山遍野,无边无际地铺展着。荒坡野岭,河滩沟壑,连人迹踪迹的荒僻小径上,也堆满了白茫茫的茅草花,宛若穷苦人家晾晒在院落里洗了又洗、褪尽了本色的旧棉絮,寂寥地铺陈着。风过处,絮絮的白花便纷纷扬扬地飘起,游荡着,又跌落在泥土里,或是低伏于另一丛茅草的茎之上,随即被匆匆而过的脚踩进泥土里去了。风是看不见的手,年年岁岁,将这份微末的白色,泼洒在莽莽苍苍的大地之上。

茅草是卑微的,无人理会,也无人怜惜。人们踏着它走过,牛羊啃食着它生长,孩子们在茅草旺盛的田野里奔跑玩耍,却全然不曾留意过它们一眼。它不似花朵那般引人瞩目,也不像稻麦一样受人珍重,它只年复一年,默然在野地中荣枯,自顾自地绿了又黄、黄了又白,白茫茫地覆盖满山野。它静默地存在着,仿佛只是大地一次无言的呼吸,一种最朴素本真的底色。比起那些被文人墨客吟咏千年的松柏兰菊,它太不起眼。它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被践踏、被啃噬、被遗忘。然而,正是这看似无意义的铺陈,却构成了荒野最坚韧的肌肤。

我童年时,倒是曾为茅草短暂地欢欣过。秋天一起,茅草便抽出

了花穗。毛茸茸的穗子初时微青,继而渐白,摇曳于风中,细密如丝,柔软似棉。彼时我与几个伙伴,常常跑到野地里,专挑那饱满厚实的茅穗采摘下来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揪下白绒,攒满一把,便摊开在手心,轻轻吹一口气——白絮便如小伞般飘飞而去,在空中旋转着,惹得我们咯咯笑作一团。那轻盈的飞絮,承载着我们懵懂无知的快乐,飘向未知的远方,仿佛替我们完成了一次短暂又充满希望的放逐。

那时,我们只顾追逐嬉戏,何曾想过,这些被我们随意吹散的微小种子,竟也深藏着延续生命的庄严使命呢?我们的欢愉,无意间竟成了它传播繁衍的助力。它那谦卑的、奉献的姿态,早已在童年深处理下了伏笔。

后来有一次,我竟意外撞见过一个奇景。记得那是在山溪边,水流缓缓淌过石头,我循声走去,却见溪畔茅草丛深处,赫然立着一只母鹿,身边依偎着两只幼鹿。母鹿警觉地竖起耳朵,眼睛亮如溪水,温柔中带着警觉,正俯身哺育着她

的孩子。幼鹿低头吮吸着乳汁,小小的身体在母鹿的腹下微微颤动,母鹿则不时抬头环顾四周,眼神里盛满了整条溪水的光芒,也浮泛着如大地般深厚、无言的爱意。我屏住呼吸,僵在原地,不敢惊动这神圣的一刻。周遭茅草如绿帐般掩映着它们,茅草花在鹿角上方轻轻摇曳,溪水淙淙流淌,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了这深情的哺育图景。风很轻,茅草花细碎的白絮偶尔飘落在幼鹿湿润的鼻尖上,或是沾在母鹿光滑的皮毛间,阳光透过草叶的间隙俯下,在它们身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点。那一刻,时间仿佛凝固,荒野屏息,只有溪水的低语和幼鹿细微满足的呼吸声。茅草温柔地包裹着这神圣的私密空间,它不再是背景,而是这生命图景中不可或缺的、沉默的守护者。

那洁白的花絮,是摇篮边无声飘落的祝福。这画面如闪电般烙印在我心底。很久之后,偶然翻看一本圣书,目光停在《雅歌》那句“你的两

孩子。你看它,多不起眼啊,”她顿了顿,气息有些不稳,“踩也踩不死,啃也啃不光。人这一辈子,有时就得学学这茅草……”她目光温煦地望着我,如暖阳般拂过平原野。窗外秋光正浓,隐约有茅草花的白影在风里摇曳。我握着那带有母亲体温的草籽,喉头哽咽,说不出一句话。母亲的生命之火正一点点黯淡下去,而这卑微的草籽里蕴含的生机,却自她的嘱托,不是金银,不是珠宝,而是她用生命最后的光亮为我指认的、大地深处的真理。

几天后,母亲静静地离去了。安葬母亲的山坡上,泥土新翻,周遭却依旧长满了茅草。秋风瑟瑟里,白茫茫的茅草花如潮水般起伏。我默默地掏出母亲留下的茅草籽,摊开手掌,轻轻一吹——细小的白絮乘着秋风,悠悠荡荡,无声地飘散开来,融入了山坡上那一片浩瀚的白花海洋。茅草花覆盖着新土,也覆盖着山坡下母亲安息的一层温暖而恒久的覆盖。

生命卑微如草芥,亦尊贵似神明。茅草花岁岁枯荣,渺小得不值一顾;然而细想之下,这些深植于泥土深处、年年于践踏之后重生的茅草,不正是大地

之上最坚韧的象征吗?它无言地诠释着存在的本质——不是喧嚣的宣告,而是静默的坚持;不是刹那的辉煌,而是绵长的韧度。它以最谦卑的姿态,完成了对大地最贞的守护。

那被践踏的,在践踏里扎根;那被啃食的,在啃食里蔓延;那被遗忘的,在遗忘里开花。茅草的花岁岁飘零,又岁岁重生,铺展成大地之上最浩瀚的白色宣言——生命啊,纵然微如草芥,它的根脉却紧握泥土,它的白花终将飘向天涯,宣告着:纵使卑微,亦要活出铺展天地的顽强。

这宣言,写在风里,写在每一粒飘散的种子上,写在母亲临终时掌心那微温的草籽里,写在溪边母鹿温柔守护的凝视中。它是大地最朴素的箴言,是生命本身不灭的回响。当我俯身,手指触碰到一种浩瀚的温柔与坚韧——它源自泥土深处,源自所有卑微却倔强地活过、爱过并将继续传递下去的存在。茅草花岁岁白,白得苍茫,白得恒久,它覆盖着一切,也启示着一切。

了我的眼睛,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“秋池涨满”。有雨的秋池才是最有诗意的地方。

向秋池四周望去,那环绕的垂柳,像系在秋池粉领上的丝巾。它舞动着翠裳,顿时使秋池有了韵律,有了风情,有了诗画。我沿着这条绿色长廊走去,只见蒲苇舒展出无数条细长的叶子,叶子上有些许雨滴,一簇簇点缀在秋池边上。狼尾草泛着嫩黄色,花序毛茸茸的,在秋雨的洗礼下娇俏起来。芦竹依偎着墙角,独享一份难得的清净。八角金盘看到我来了,纷纷绽开叶瓣。我触摸着这些娇小可爱的金盘,感叹这一夜秋雨带给它们的活力。还有山上常见的香蒲,也在秋雨的滋润下,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这里的五角枫、石楠、海棠、山荆子,都在守候着秋池,为秋池染上一抹色彩。

回来的路上,我发现邻居家的阳台上有一大团盛开的玫瑰,几片花瓣掉落在地上。我顿时来了诗兴,随口吟出这几行诗:一碧晶莹的湖光,腾起着无邪的浪。我追逐梦到这里,湖光染满了秋黄。鹅柳静静地飘荡,柳絮已飞入天界。雾气在秋日蒸腾,我站在岸堤观赏。雾中柳不在远方,我将柳贴近脸庞。它柔曼又有诗情,丝滑得像一段香。波是秋天的吟唱,湖是我四季的盼望。柳把春色呼唤住,我和柳共沐朝阳。没有等到花绽放,但花香浸满心房。一夜秋花吐芬芳,来此不枉秋池涨。

风凉,风吹使凉之意。夏天,人

茅草的花

□老申

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”时,幼鹿呼吸的温馨一幕瞬间重现眼前。原来这古老经文里的意象,竟在荒僻的溪边茅草丛中,向我昭示了生命最原始而神圣的温柔——那山野间自然流露的慈爱与供养,超越言语,直抵灵魂,其中蕴含的生命庄严,竟如大地本身一样古老而深沉。

多年后,母亲病重垂危之际,我守候在病床前,陪伴她走过最后的日子。母亲日渐消瘦,身体慢慢被魔魔吞噬,然而她的眼神却一直清澈,盛满了留恋与慈爱。那天下午,她忽然示意我靠近,枯瘦的手伸向我,掌心里竟是一小撮茅草籽,包裹着那熟悉的、柔软的白絮。那草籽已有些干瘪,却依旧她的体温焐得微温。

“还记得吗?”母亲的声音微弱如游丝,目光却异常明亮,仿佛她穿透了病室的墙壁,望见了遥远的田野,“小时候,你最爱吹着玩儿的……撒出去吧,撒到土里,总能长出来的……”她的手指在我的掌心轻轻拢了拢那几粒微小的种子,如同拢住一个珍藏多年的

刚踏入秋的门槛,一场秋雨就在预料中徐徐而来。它绵得像丝、温得像玉、雅得像弦、深得像谷壑,就这样淅淅沥沥地下了一个晚上。打开窗户,顿时感到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。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墙壁时,朝霞红得有点刺眼,醒目的七彩祥云就飘浮在高空,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萦绕在心头。

这时,我想起离家不远处有一座水库。一开始,很多人见它像美玉一般晶莹剔透,就叫它“秋池”。如今这里建了一个青年家园,这座水库因此得名“青年家园水库”。还有人见这座水库四季不同景,各有千秋,给它起了更富有诗意的名字——春天到了,这里翠绿如盖,就叫它“翠湖”;夏天它幽深而呈墨绿色,就叫它“幽潭”;秋天它泛起层层金波,就会叫它“金池”;冬天水面薄冰如镜,可以鉴人,叫“冰镜”。在这些名字中,我最喜欢“秋池”这个名字。古诗有云: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”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雅。

秋池的远处是高高的山。山

秋池游

□战军

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,溅起细细的水花,轻轻拨动着那幅恬静的山水画,形成了动静结合的动画。水珠扰动了小鱼,小鱼在水面下游动着,时而探出头来,似要和我打招呼。可能它饿了,我拿出准备好的鱼食,丢给小鱼,鱼儿一个亮翅,刹那间把食物吃了。这一幕逗得很多人大笑起来。迷蒙蒙的小雨,让池水溢满

秘密。“你看它,多不起眼啊,”她顿了顿,气息有些不稳,“踩也踩不死,啃也啃不光。人这一辈子,有时就得学学这茅草……”她目光温煦地望着我,如暖阳般拂过平原野。窗外秋光正浓,隐约有茅草花的白影在风里摇曳。我握着那带有母亲体温的草籽,喉头哽咽,说不出一句话。母亲的生命之火正一点点黯淡下去,而这卑微的草籽里蕴含的生机,却自她的嘱托,不是金银,不是珠宝,而是她用生命最后的光亮为我指认的、大地深处的真理。

几天后,母亲静静地离去了。安葬母亲的山坡上,泥土新翻,周遭却依旧长满了茅草。秋风瑟瑟里,白茫茫的茅草花如潮水般起伏。我默默地掏出母亲留下的茅草籽,摊开手掌,轻轻一吹——细小的白絮乘着秋风,悠悠荡荡,无声地飘散开来,融入了山坡上那一片浩瀚的白花海洋。茅草花覆盖着新土,也覆盖着山坡下母亲安息的一层温暖而恒久的覆盖。

生命卑微如草芥,亦尊贵似神明。茅草花岁岁枯荣,渺小得不值一顾;然而细想之下,这些深植于泥土深处、年年于践踏之后重生的茅草,不正是大地

之上最坚韧的象征吗?它无言地诠释着存在的本质——不是喧嚣的宣告,而是静默的坚持;不是刹那的辉煌,而是绵长的韧度。它以最谦卑的姿态,完成了对大地最贞的守护。

那被践踏的,在践踏里扎根;那被啃食的,在啃食里蔓延;那被遗忘的,在遗忘里开花。茅草的花岁岁飘零,又岁岁重生,铺展成大地之上最浩瀚的白色宣言——生命啊,纵然微如草芥,它的根脉却紧握泥土,它的白花终将飘向天涯,宣告着:纵使卑微,亦要活出铺展天地的顽强。

这宣言,写在风里,写在每一粒飘散的种子上,写在母亲临终时掌心那微温的草籽里,写在溪边母鹿温柔守护的凝视中。它是大地最朴素的箴言,是生命本身不灭的回响。当我俯身,手指触碰到一种浩瀚的温柔与坚韧——它源自泥土深处,源自所有卑微却倔强地活过、爱过并将继续传递下去的存在。茅草花岁岁白,白得苍茫,白得恒久,它覆盖着一切,也启示着一切。

我的窗台外也歇着几位。它们蹲在铁栏杆上,歪着头,打量玻璃窗内的我。它们的祖先或许真的搭过鹊桥,如今却只关心面包屑和雨篷下的裂缝。

有一回,我见两只喜鹊叼着亮纸片

飞过,心想莫非是给哪对情人递信?细看才知,那是邻居孩子掉落的糖纸。

今人哪还需鹊桥?手指一划,银河就缩成手机里的一道蓝光。牛郎织女若生在当下,怕是连视频都嫌费事,发个“在忙”的表情包便算交差。隔壁小夫妻的阳台与我相对,常见他们各抱手机,隔三米远却用微信传话:“晚上吃啥?”“随便。”麻雀在中间的空当跳跃,倒成了活体弹幕。

晨光初醒,先听见的是鸟声。不是传说中的喜鹊,是灰羽的麻雀,在空调外机上跳脚,啾啾地吵。它们从这根电缆蹦到那根电缆,像踩着无形的五线谱。只可惜,谱子上写的早已不是银河夜曲,而是城市晨间的忙音。

我的窗台外也歇着几位。它们蹲在铁栏杆上,歪着头,打量玻璃窗内的我。它们的祖先或许真的搭过鹊桥,如今却只关心面包屑和雨篷下的裂缝。

有一回,我见两只喜鹊叼着亮纸片

飞过,心想莫非是给哪对情人递信?细看才知,那是邻居孩子掉落的糖纸。

今人哪还需鹊桥?手指一划,银河就缩成手机里的一道蓝光。牛郎织女若生在当下,怕是连视频都嫌费事,发个“在忙”的表情包便算交差。隔壁小夫妻的阳台与我相对,常见他们各抱手机,隔三米远却用微信传话:“晚上吃啥?”“随便。”麻雀在中间的空当跳跃,倒成了活体弹幕。

今晨初醒,先听见的是鸟声。不是传说中的喜鹊,是灰羽的麻雀,在空调外机上跳脚,啾啾地吵。它们从这根电缆蹦到那根电缆,像踩着无形的五线谱。只可惜,谱子上写的早已不是银河夜曲,而是城市晨间的忙音。

我的窗台外也歇着几位。它们蹲在铁栏杆上,歪着头,打量玻璃窗内的我。它们的祖先或许真的搭过鹊桥,如今却只关心面包屑和雨篷下的裂缝。

有一回,我见两只喜鹊叼着亮纸片

飞过,心想莫非是给哪对情人递信?细看才知,那是邻居孩子掉落的糖纸。

今人哪还需鹊桥?手指一划,银河就缩成手机里的一道蓝光。牛郎织女若生在当下,怕是连视频都嫌费事,发个“在忙”的表情包便算交差。隔壁小夫妻的阳台与我相对,常见他们各抱手机,隔三米远却用微信传话:“晚上吃啥?”“随便。”麻雀在中间的空当跳跃,倒成了活体弹幕。

今晨初醒,先听见的是鸟声。不是传说中的喜鹊,是灰羽的麻雀,在空调外机上跳脚,啾啾地吵。它们从这根电缆蹦到那根电缆,像踩着无形的五线谱。只可惜,谱子上写的早已不是银河夜曲,而是城市晨间的忙音。

我的窗台外也歇着几位。它们蹲在铁栏杆上,歪着头,打量玻璃窗内的我。它们的祖先或许真的搭过鹊桥,如今却只关心面包屑和雨篷下的裂缝。

有一回,我见两只喜鹊叼着亮纸片

飞过,心想莫非是给哪对情人递信?细看才知,那是邻居孩子掉落的糖纸。

今晨初醒,先听见的是鸟声。不是传说中的喜鹊,是灰羽的麻雀,在空调外机上跳脚,啾啾地吵。它们从这根电缆蹦到那根电缆,像踩着无形的五线谱。只可惜,谱子上写的早已不是银河夜曲,而是城市晨